

天一阁博物院

人文观察

古越藏书楼

藏用并举 盛名在外

本报记者 郑海鸣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院里，饶宗颐先生在98岁高龄时撰写的八个大字气韵不凡，这是深入人心的宁波城市形象主题口号。“书藏古今”，便源于天一阁。

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距今已有450多年历史。葱葱郁郁的院落中，天一阁还保持着建阁时的原貌，阁前潺潺流水，阁内浓浓书香，散发着安静、沉着、厚重的气息。

来自北京的90后燕云在天一阁前静思良久，“在江南潮湿多雨的环境里，一座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历经风雨传承450多年而屹立不倒，藏书也能较好地传下来，核心的精神是爱书人的执着、家族接力传承文化的坚守。这让我深深感动。”

“私家藏书楼”，顾名思义，要在“藏”，且是“私”藏。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十分爱书，去官归里后，专心建造藏书楼。藏书中有大量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明代方志、政书、科举录、实录、诗文集等，很多为海内孤本。“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保存了有明一代的直接史料。”现代文献学家赵万里评价说。

私家藏书十分不易，最怕的就是火。范钦在古代典籍中见到“天一生水”之说，依此把藏书楼取名为“天一”，表达防火之意。

防火之外须防散失。范钦时期天一阁有藏书7万余卷，为保藏书万全，范钦和子孙制定了“烟酒切忌登楼”“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等一系列严苛的家规，家族之外的人绝不允许踏进天一阁。

时间来到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范氏子孙的认可陪同下破例登楼，成为第一个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编定书目，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从此，天一阁蜚声学界。

古时秘藏，保存的是文明的火种。乾隆年间，朝廷为诏修《四库全书》向民间藏书家征书，天一阁进呈各类善本古籍638种，被《四库全书总目》著录473种，为天下藏书者第一。乾隆赐《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以示褒奖。天一阁，盛名在外。

逐渐开放，播撒的是文化的种子。“黄宗羲之后，天一阁逐渐向学者鸿儒开启了大门，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有数十

名。”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说，“如今，从私藏到公藏，从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博物馆，天一阁是全社会的文化宝库，每年吸引着海内外100多万人来寻访书香。”

进博物院西大门，左手边，一座三层小楼静静伫立，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建成开放的第二书库。一层，参观者可以看到古籍被保存在书柜中的原始样貌。三层，古籍修复中心的修复师孜孜不倦，让破损的古籍恢复生机、典雅天成。

虽有严苛家规，天一阁原有藏书依旧逐渐散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陆续搜集了散存在民间的天一阁原藏书，许多私人藏书家和市民也将自己的珍藏捐给天一阁收藏。

“珍槧善本，国之宝也。藉吾而举，及吾身而归之政府，固吾素志。”清朝藏书家冯贞群捐书时如此明志。

“天一阁给宁波建立了私人藏书的传统，而许多藏书家都把天一阁作为藏书的最好归宿。百川归海，天一阁的藏书量日渐增加。”庄立臻说。目前，天一阁古籍已达30万卷16万册2.2万多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189种。

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传承人、63岁的王金玉17岁便踏进天一阁，与古籍相伴。“古籍修复技艺复杂精细，整个流程工序有10多道，用于修复的纸样便有500多种。”王金玉说，“不花时间、不下功夫，就谈不上做好这份事业。其中的讲究和学问，都要靠仔细体悟。”

2016年至2022年，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共完成古籍修复79310页。在修复的基础上，古籍数字化工作同步推进，至今，已有300多万页的古籍实现数字化保存。通过天一阁古籍数字化服务平台，读者足不出户就能浏览和研究珍贵古籍。

藏用并举，为了更好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天一阁开发了200余种读书主题文创产品，并走进学校开展古籍修复、装裱拓印体验，对修复工作进行网络直播吸引大众“云围观”，开展“书与我的故事”“开卷”“晒书香”等一系列活动……古籍得以和年轻人产生更多亲密互动。

“天一讲堂、天一听书、天一云读、天一夜读……宁波打造了10余个‘天一’系列阅读品牌，书香沁人心脾。”宁波图书馆馆长徐益波说。

“在宁波，越来越多市民加入爱书、读书、藏书、护书、修书、传书的队伍，书香浸润着城市、滋养着心灵。”瞻仰着博物院西大门上郭沫若撰写的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庄立臻意味深长地说。

版式设计：张丹峰

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进藏书楼——

书藏古今 滋养心灵

存古开新 传承文明

本报记者 实 皓

年逾八十的冯志清，家住浙江绍兴越城区，清早，他便来到古越藏书楼读书看报。这样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0多年。

行至绍兴越城西小路历史街区，一座坐北朝南的白色瓦楼古色古香，这便是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是绍兴图书馆的前身，现在也是绍兴图书馆的分馆之一。原来四进二楼规模的楼邸，如今只剩下两层门楼。几步穿过门楼，来到后面的民居，依稀能瞥见昔日的厅堂和门基。门楼一楼的展示厅内，复原模型展示着藏书楼的旧时面貌，二楼依旧保持着阅览室的功能。

文化繁盛的江南水乡绍兴，藏书文化由来已久。至清代，绍兴的私家藏书楼有史可稽的便有20多家。强调“藏而不宣”的私人藏书楼，书籍主要是供自己或者家族使用。然而，绍兴先贤徐树兰的想法却有所不同。

“19世纪末，徐树兰在绍兴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但学堂毕竟受众有限，图书馆则可以在更多人中传播知识。”绍兴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施婧娴说，一座面向大众开放、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就此诞生。

徐树兰中过举人，授过兵部郎中，当过知府和盐运使，始终热心于地方公益，以造福乡里为己任。1900年，年过六旬的徐树兰在绍兴古贡院鲤鱼桥西首购置了一亩六分地，创办古越藏书楼。不成想，两年后待到藏书楼初具规模，徐树兰却因为劳累过度，不幸病故。儿子徐尔谷遵照父亲的遗愿，于1904年将藏书楼向公众开放。

购置书柜桌椅、聘用管理人员……为了让藏书楼良好运转，徐树兰费银3万余两，可谓劳心劳力。除捐出家藏书籍之外，徐树兰将自己多年搜集来的大部分书籍悉数捐入，还耗费万两白银，添置了翻译著作、科学、农学等图书，以及

报章等，藏书总量达7万余卷。张謇在所撰《古越藏书楼记》中盛赞道：“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

百年历史长河中，古越藏书楼的藏书历经磨难，多有散失，残存的古籍整体迁移到了绍兴图书馆的历史文献馆。

恒温恒湿的古籍书库里，一排排木制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类古籍。入门处的两排书架，是古越藏书楼的旧藏，有1万余册。和百余年前的样子，书箱间还摆放着芸香草包，防止虫蛀。

“一日存古，一日开新。”打开书架，当年徐树兰参照西方图书馆规划订立的《古越藏书楼章程》依旧保存完好，创建宗旨令人肃然起敬。7章30节的章程，洋洋四千字，涵盖了书楼名称、办楼宗旨、藏书规程、管理规程、阅书规程、杂规、附则等，用心良苦。

古今图书兼收，东西新学著作并蓄，是古越藏书楼的基本藏书格局。徐树兰生前手编的书目中，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时务5部。“相比传统的四库分类，徐树兰将新学书籍归入增设的‘时务’部，中西书籍融为一体的古越藏书楼也因此创造了新的图书馆分类体系。”施婧娴说。

“变一人书为万人书”，怀揣这一理念的徐树兰，也在《古越藏书楼章程》中加入了一条特殊的制度：本楼新设存书之例，如欲取还此书，缴回本楼收据，即可发还。原来，藏书楼号召社会有识之士捐书寄存，将书籍放在书楼托管供读者阅览，同时书主可随时取回书籍。

如今，重新修缮的古越藏书楼门楼的二楼阅览室尽头，有一座徐树兰的塑像，背后的墙面上是《古越藏书楼章程》。章程两侧，蔡元培先生为古越藏书楼题写的楹联十分醒目，也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从前——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铁琴铜剑楼

开放共享 书香四溢

本报记者 王伟健

家住江苏常熟市区的90后王心怡驱车一路往东，约20分钟，便到了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因楼主瞿氏收藏有铁琴一张、铜剑一柄而得名，其藏书历史可追溯至乾隆年间，以藏书数量多、质量高而闻名。”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馆长王宇介绍，最多时，楼内所藏珍本、善本书籍超过10万册。藏书楼的主人一家五代，以保护、传承古籍为己任，让这些藏书楼留存至今。

然而，历经200多年风雨，铁琴铜剑楼已不具备收藏文物的功能与条件，其所藏之书已分别被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收藏。

如何让这座古韵悠长的藏书楼“活起来”，再现氤氲书香？王宇说，在国家图书馆的帮助下，2018年铁琴铜剑楼举办了“典籍回家”仪式，让8700多册古籍的影印本回到这里。

在铁琴铜剑楼的展柜里，有一枚极为珍贵的清代“铁琴铜剑楼”藏书印。这枚青田石狮钮石质柔润，雕工精细，顶部一只石狮盘卧，栩栩如生。此前，这枚印章遗失已有百年之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常熟市古里镇一级主任科员陈建青探寻到了这件宝物的踪迹。经多方沟通，这枚藏书印终于结束了百余年的漂泊，重回铁琴铜剑楼。

随着一件件旧藏的回归，藏书楼再度热闹起来。2023年底，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在展陈更新后重新启用，通过灯光音效、实物展陈、场景塑造等多种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来。古里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倪圣杰去过铁琴铜剑楼十几次，“走进藏书楼，一个个描述历代楼主藏书、护书的故事在眼前

交织呈现，很有趣。”

铁琴铜剑楼的后花园里，有一栋粉墙黛瓦、雕梁画栋的小楼，上下两层，建筑面积850平方米。对外开放已有3年多的古里镇图书馆便设于此，王心怡经常会来这里，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和普通的图书馆不一样，铁琴铜剑楼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里饱览群书，身心都能受到熏陶。”王心怡说。

古里镇图书馆是常熟市图书馆的分馆，普通书籍与常熟市图书馆互通通还。有时候，王心怡还会到二楼的古籍库查阅典籍，里面藏有再造善本695种8716册，其中不乏《周易注疏》等珍贵著作。

“铁琴铜剑楼倡导一种开放式的、共享的读书风尚。”王宇说，铁琴铜剑楼不仅藏书供人饱览，还另辟专室，备好茶水膳食。正因如此，历史上，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蜂拥而来，进入藏书楼浏览、校勘、转抄、参观。

如今，这座藏书楼蕴含的浓厚文化底蕴不断影响人们的生活。

为了赓续文化基因，当地积极用好用人文经济学，古里镇以铁琴铜剑楼为原点，整合徽州会馆、文昌阁等历史遗存，建成了以知识旅游为特色的铁琴铜剑楼历史文化街区。

晚上7点，藏书楼东侧的古里书场舞台曲声悠扬，讲述藏书楼故事的评弹节目正在上演。台下，王心怡听得入迷。“白天在藏书楼观书画，晚上在街区里喝茶听曲，非常惬意。”她说。

历经200多年的风雨，这座古老的藏书楼更加书香四溢……



人文茶座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张 贺

书籍是传承文明的种子，书籍代代相传，则文明生生不息。

在书籍诞生之前，人类的文明成果普遍依靠口口相传或结绳记事，但个体的记忆有限，所能记住并传播的信息极为有限。书籍的发明使人类文明成果超越了个体的局限性，实现了跨代际、跨时空的传递，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创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书籍的文明之一，从书于竹帛到写于纸张，书籍伴随着中华文明一路成长。

从保存文明、推动文明发展的高度出发，中华民族自古就高度重视藏书事业。据《史记》记载，早在上古时期，便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文献。《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墟发现的甲骨窖藏，相当于殷商王朝的官方档案馆。春

秋时期的老子是周王室守藏史，说明当时便有国有图书管理机构。从先秦的金匱、石室到汉代的石渠阁、天禄阁，从唐宋时期的三馆秘阁到元代的奎章阁，从明代的文渊阁到清代的四库七阁，形成了脉络清晰、底蕴深厚的藏书史。

与官方藏书同步，民间藏书也一直绵延不绝，并培育出“爱书藏书”“诗书继世”的藏书文化。唐代李泌藏书多达3万多卷，经史子集分别用红绿青白四色区分。宋代民间藏书之风大盛，据《挥麈录》记载，当时“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大诗人陆游就出身于藏书世家，祖孙四代累计藏书超过万卷。宋代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丰富，很多人到他家借阅，晚上就借住在附近的民居，因读者太多，宋敏求家附近的房价因此翻倍。到明清时期，民间藏书之风更加兴盛，涌现出天一阁、丽泽楼、海源阁、

铁琴铜剑楼等知名藏书楼。许多藏书楼或是收藏珍本秘籍，或是点校刊刻图书，或是免费开放接待读者，成为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在中华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藏书保存典籍、延续文脉，同时也起到了以文化人、培育人才的重要作用。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家族人才辈出，皆得益于家族丰富的藏书；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曾遍访江浙著名藏书楼；近代教育家蔡元培青年时代曾在古越藏书楼刻苦攻读。读书以修身、读书以益智、读书以成才，先贤们正是在丰富的藏书和深厚的藏书文化滋养下成为经世济民的人才。

值得深思的是，从古至今，凡藏书风气兴盛的地方，往往也是经济发达之地。这深刻说明“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今天，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大力弘扬藏书文化，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有利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一个爱书、藏书、读书蔚然成风的民族，一定是充满希望、充满力量的伟大民族。



小学生在天一阁博物院学习传统文化典籍。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